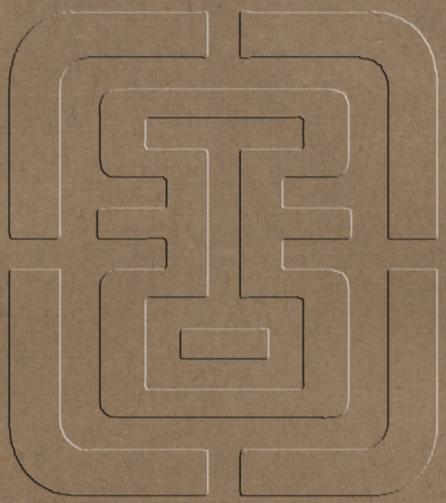




1248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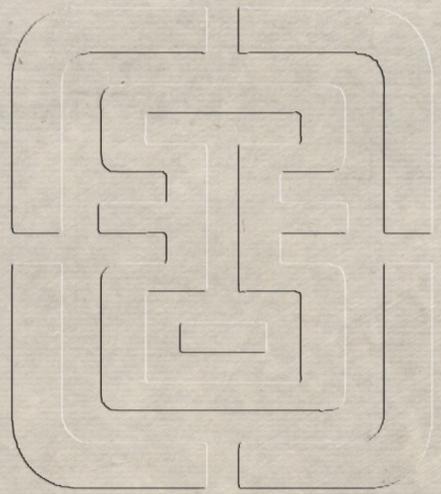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自菴類蒙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
吳公獫論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
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
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爲
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
成都典治爲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
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
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來有像設甚

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偏天下况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父居涪著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朕石室之西祠烏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某爲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

之性焉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折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下于民殷既隊厥命周誓衆于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九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彜三代之衰而有刘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

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
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
地宰萬物而閔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變
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既
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痼於
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
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
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著馳于
世而偃々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于
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
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運
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
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

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
圖立書本於易之大極子思子之誠以極
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
義貫顯微該賅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
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
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
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
呼元氣之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
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
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
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二先而來雖不克皆
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 聖開來 學
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

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
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
日卑極於內惠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
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决矣
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
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
蜀自昔號多士李於京師者至此比齋魯
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
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
已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
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
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
厲云

末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執湍旱冬涸則
連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
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
冬仍其舊夏則爲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
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焉民至今賴之即
其官以各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
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并野民不得
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
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
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
平事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
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

之賦半畝之宮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
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皂
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榜笞以千
百爲族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
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
往返不下百里什溪卧谷爲蛇虎所傷者又
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
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以
日記民之橋本於是足矣役之際惟夏冬
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繁橋撤橋之役使
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迂延其役不
苛取不厭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爲鄭
別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所秋夏霖

潦泥淖沒膝乃伐石甃涂山一夾植榆柳
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
西山亦使之民也富順懼然曰子何以教
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爲民也病者富順力
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凡
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備
者爲足成之且將推行萬議一日鄉之民
詣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額凡一引則於土
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倍做做青城縣例
官爲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尽力於南
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
之斯已速之尚忍苛辦於民邪吏或執其
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九十

人始二月之吉番休唐功日四十五人支庸百七十錢菁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以列于臺府吳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侯爲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耄倪擊鼓鏜一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爲歌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書數語勉以孝弟力田樂輸省訟有老舉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即罹斯苦不圖今日仁侯之極已也各再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嚴安公下侯所列事狀于軍興茶司俾未爲定例曰此惠當與大岷並爲無窮民益大喜始橋

南面九百五十丈率駕空鑿虛工苟幸得稍淺地以施力傾摧異甚過者不暇風濤掀涌心目掉動因疾趨以濟二年間直橋之中江遽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衡半之其勢方輿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柵有地當益安固亡可慮人以爲侯之隱念有相焉乃相與議肖侯象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茶馬富順同堂而祠焉岐山安世通隱居大面有年慷慨急義既祥顛末謂不可無紀則以屬余余性有生之類莫不同躰人能恪共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下之飢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心持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已者雖窮而

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已分之
所當爲况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哉
昔雍公爲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輦
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代民夫至
今蒙其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天子以生
靈爲己任計所感放無慮七百餘萬緡使
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其端實肇
於此侯之爲人挺有祖烈自始爲郡崇正
學以迪士習申孝第以示民厚考室廬以
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明神以教
民昭事祈報叢尔 韓亦既盡心焉耳矣
今又以橋之病民爲之慮材鳩庸以蠲其
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逮焉

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
能充是心也庸可限其所如往邪詩曰裳
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
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名震字東
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州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州者俗號果園榴鬚榛
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
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
羨功縱廣四仞其衡之長如縱而加一以
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實朋翁合憑
檻縱觀逝川騰輝列嶺狀嘉卉輪秀古
木樛翠危堞突立長橋卧空竒雲落霞泉

日霽月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
喜此天地之闕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
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清泉激
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
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傑
持天地初無隱乎尔而亦豈私於虞侯也
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介
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
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居廣
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缺人推
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為町畦
而失其所以為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
復禮而有以洞見全軀則將隨處充裕不

假外求曾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
久矣其為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章昔也
過者弗顧而今處為部南之勝豈侯之刀
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
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為記侯名
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邛魏某
也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
縣紫雲山崇仙觀杜不有文為道士形及
北斗星象伴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于禁中
臣旦臣準各拜表賀逮重和元年始逮道

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為額國朝崇
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間為盛而是山被遇
足再今皆在大史氏豈其山川鬱蟠固有
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
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
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
以刊誌未備趣水陸万里隨其事而語諸
余會余去國乃伴它屬道川蹴然謝不敢
則為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
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
川踏門諸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間雖
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
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

曾巒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
結其上故名理或然也岡來自北為天倉
為龍洞東為風洞為仙人青龍洞露香臺
西為墓殿為白雲洞南為天台山為舜帝
洞苑溪源天生橋其闕則前為元始殿為
黃籙寶宮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
東岳天師鍾樓在前左三九柱籍真官真
武在前右南辰五師後左經樓瑞真堂後
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宮宿廬庖
福庫圍以固以具古栢聳立于庭者巉岩
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黃籙寶宮則
世傳為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
寘于此者也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鉄繩

隱迹迄今不毀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承果修是宮而得之即國史所書者也詔承果倍賜束帛及御茗紫衣師誥由是遠近翕翕歸向館宇蓋修像設有嚴相承至蒲懷並與其徒復增拓之爰蘇于今營甃髮壁之工申備猗其偉歟古之民四令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三氏語人以善惡禍福改崇尚者眾非偶然也振儒衣冠者滿天下豈不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學謹獨為已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其道蓋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

者也而鮮有能的然篤信以從事於斯如二氏之徒尊其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衍術施施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宮廟哀聚遺文儒者亦鮮及之因道川之來之勤之請之力而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且將以誌吾徒焉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惟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謂民被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興觀宇累聖相承隆名邃闕像設有嚴四方翕翕駿奔而成都為西南一都會乃未有待祠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

士劉昇興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
願卜蜀莊故廬之左方鳩僊功會臣入蜀
吏民言狀願得郡功臣以一方休戚所係
亟命崇成既又爲記其事於石由是物庇
薦則禱之時雨暘賜則禱之稅厘饗洽靡
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榮臣稽之記牒
參諸申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
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
卯制曰可其以靈應爲觀號於是邦人厭
悅抃舞相與服夫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
之始基也我劉公惠顧吾土實庇斯役今以
狀聞而公位輝亮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
以無紀以其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爲

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
而人者其又爲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間
聖人難之然正直依人靖其介福古有明
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塞明者非委
諸茫昧則沐於恐懼而感通之道微矣今
真君之威神啓婁於列聖効靈於四方風
行電馳勞魄流衍而司蜀戚休不間遐遠
公之位望方將爲天子交正天紀陶融景
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戚休不間前後
則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
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
皆宜書敕以附號榮之末云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與共治者是故先王
立為司徒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能
鄉老大夫以禮賓之賓之向為萬民也今合
衆而尊異之衆賓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
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之寶物借
藏于天府其不輕而重也蓋若此自科目
設而教法浸壞雖土漢近古此意間有存
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輿所
謂試之日士攜脂燭餐器分坐于寒廡冷
地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
相承以至於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
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抹其甚而益其
所未備者乎資於西南為文物郡由先漢

二王以後代有出人垂諸萬世而修名姱
節尤莫盛於國朝迨百年而來亞禮部冠
大庭擢昇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
法從寺監郎圍班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
為蜀稱首然攷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
寓試于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
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漕司貢額于諸
郡資之貢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為三十有
二士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
昔蓋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
免有壅闕躓藉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
少紓焉則優之然靡所止戾編葦架竹猶
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棧

腐梁上下填物廩乎壓覆是懼投卷之廡
衣冠曳履校藝之館藩技級夷封錄之所
囂隘近市導水之溝汗穢雜襲士生一世
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殆
所謂唐虞三代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慶
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綬
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資
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為薄矣今登
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蓋即其地思所
以拓之者草圖練日慮材鳩庸而為士者
翕之以應縣庠之西北為民僦居請庚之
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牆環繚三門彪列
四廡分攀龍附鳳二堂屹于左右中為

三術以直達郡縣庠修暢而觀深至於有
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舊直中門為亭
南嚮以發舒文明之氣士遊其間庶幾綽
乎有客不復如前日之墳然矣襲其所甚
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迄其年
之冬十一月新築凡五百四十楹諸費為
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君
澗贊其成都教授潼川王君晞鴻以楊侯
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三邑
緡錢以助制置司機宜郡人趙君希濬以
前三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
出所輸以給用度州之士各繼屬不絕役
成復具以顛末屬余為記余每嘆古道淪

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
薰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曆崇儒詔州縣各
立孝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
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
其事者矣顧猶未能驟改其所謂慢苟且
朝廷設科將以蒐實材崇正學為斯世
用也今或者性性以淺陋得例持衡推無
用之文焉取才之的士苟於得者亦隨其
程度而為之應音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
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
充而為公為卿皆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
所成就蓋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
田斯以進者然曰非豪傑之士瞭然乎義

利之分其能不為所溺者鮮矣嘗試使今
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
尚而不必泥科曰以推陳腐之文今之充
賦者思古人之所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
必曲程度以循有司之陋則今日取士之
制藉曰不啻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
嘗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在云者非必役役於干祿也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祿
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
稱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
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
况肯不義而富且貴乎顧余不令何足以

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塵書此以遺之將
異借事斯語求為君子之歸毋俾世儒以
科目相詬病也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九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几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
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
而生焉則魂外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
所謂禮樂鬼神天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
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
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之故一死生通顯微
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為賢智沒為明神固安有今昔
存亡之間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知乎此者蓋鮮

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休於畏禮壞樂廢浮偽
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然是理之在世間則闕于
載如一日也顏魯公忠肝義膽其死久矣史書具英
烈宣言如嚴霜烈日李衛公寃死南荒而今狐綯於
夢寐間猶憚其精爽柳柳州館於羅地猿吟鶴唳莫
非其精神之著是馬可誣也況有社有民生有德於
人死而即其土人心之所向齊明承祀而致生之者
其容揜乎潼之中江其始為元武縣縣故凱州也隋
大業有李太守者為其州人德之死則於州之某所
葬焉既又廟祠而口祀之如桐鄉之祀者冢故瀕江
閱歲既久雖有漲潦不能侵齧然亦日沒之類久而

疑其地禱于神以訂焉如響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
荆為冢祠前門後寢位序彪列今荆州收起居劉公
既為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欲求余文以識諸冢
嗚呼亦異哉自古生都顯榮死就湮滅者何可勝數
而大業沉今寥寥六百餘載神著德盛逾久而替則
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於毀丘曰
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濂伯玉不以為可遽有
請前之語成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
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
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欲溥而不留於迹其了然於
生死之際非區區一丘之瘞者今神即安於瀕江之

此則非有瓊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
而歷祀六百餘載歸然獨存朝兒鼎著豈神愛物利
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申窮邪余既樂聞其
事又嘉中江之民遠之厚也故爲道死生幽明之
故叙其事而記諸

中州新州南樓記

臨邛居蜀上游鶴山襟其西鄒水帶其南風氣融液
土田行沃民生耳聞檢復醇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
先生林間翁濡嘗爲漢御雲從之受業卒以名世莊
導陳立嗣有顯閥風流所漸代不之賢雖以五季搶
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迨我國朝道化

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以功烈垂世或以
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
郡乘蓋爛然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彙來守是州崇校
官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負凡以崇化善俗迺彝明
倫者侯既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之方爲一州文明
之氣所萃勅靈輸秀世載其英也思益有以作而大
之循郡謀而南一目數里砥平矢直爰旣江瀕度其
地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從而加一脩檻有
覺陽馬承向二皮挾承如鳥斯翼其衡各以二丈所
列巘獻狀如揖如授逝川騰輝如顧如戀異時郡謀
面勢甲於他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輿槃礴

則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嘗爲邑
長於斯也又嘉侯之事法而制時也捐錢百二十萬
以相其役始嘉定五年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
錢千四十萬有奇米三百石夫萬有三千竣事而民
不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亦旣爲之扁
其所曰南樓殿七月士以書來諭俾某記其事之成
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誦謏聞以推明侯意蓋自天
地定位而南北之方爲中且正坎位平比中實也不
實則險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
夫二氣之外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
凡成體而有物孚信而不可欺者皆坎之實也而致

用之大惟心爲要焉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
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其象爲離人皆深體而默踐
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
大道也以之周旋乎萬物皆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
宇宙之間無一弗燭焉是心也不旣甚綽綽矣乎而
人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窒闇之地物欲蔽而天理
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辭焉而告之故
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虛實之象非
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外之南征而吉明
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
鄉飲酒之位嚮仁而借藏亦不曰陽明之方君子所

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
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爲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
也士而能循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已而毋蔽於物欲
以窒其虛也毋墮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
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大
公靡所湫隘則以是充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
華之晬益光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
望於士者盡若此其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厥修
以無忘侯德云

廬州顯惠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

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
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
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
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夫其正自異
說誇張而去之知此者鮮矣惟未有知其故非委諸
茫昧則眩於奇惟禮壞樂廢虛儒日滋人心去本愈
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廬之顯惠廟蓋助
于淳熙之八年其死生榮哀之變則簡也許公延慶
嘗記之矣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勳則又更諸奕壇者
規制闕表父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
來爲邦伯而自成之之何而填壘易易遂屬役于通守

費君昌遇凡而資用皆郡少府之斥幣侯約已裕民
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櫺文檄華梁殫極鍾麗費
君謂是役也不可無述于農牲之碑則以屬其鄉人
臨叩魏某竊跡其事而爲之唱然曰自昔析桂僖爵
者何遽傳舍而生都顯榮死就澤成梁夫監沆今世
之相後也七百有餘載矣而神著德益逾久弗替則
神之得斯于人也亦必有道矣畏壘之社離律之館
桐鄉羅池之祀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
曰盈宇宙之間其生不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
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
有矣而理惡乎厲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

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饗食之
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
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
設衣薦食之意乎必有泚於聚散之蘊者乃能會於
斯言

茂州軍營記

帝臨下民集大命于 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
道迺惟李唐淑季彊藩畔援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圖
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宸指召諸鎮以還邸置廷
紳以收民賦租斡推之利雖隸轉運使副而二稅固

有當屬之郡者且係官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支
酬衙前不盡則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
招軍大郡有十數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每指揮率
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按隸勦屬于郡其曰知軍
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
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方且熙寧言利之
臣不知為國遠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
籠權課禁回易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
填併軍額椿窾口管切籍分係將不係將以前諸郡
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孔財矣所當除戎器坏城郭
以備不虞者控宇轉運則既多滯吝奏乞支降或至阻

格聖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
狄繼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遇敵輒潰遁
為鬪聚其患久而未殄中興之初雖身履其弊而未
之有改沈于今日郡之前也滋甚兵之闕弗補也貧
弗恤也糗糧弗充也營壘弗葺也方時晏寧苟若而
可武興叛將徒鼠竊耳而封疆之臣或死或去已無
所與守者脫不幸有強弩良戟之憂孰能窺左足而
先應者是烏可不為寒心哉其自請外補三歷守符
視壘垣之廢爰籍之濫稽以李法固為此虞虞久矣
一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廂兵既亡壁壘
戍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勅為按

閱之所厲乃逢鑿簡乃侵短審固周旋不攜不倚若庶幾無媿於科瓊者子盍爲我書之某曰此余之所甚憂且居其位而慮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曰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乎今無以解而更張之將末知所以備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諗吾鄙翼相與圖其所甚憂者焉侯名字聖從眉之丹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六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爲軍而學未之有政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某始撤而大之越六十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爲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

之廟眈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煥庸乃復興之凡而嘗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斥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年夏 月成於明年春 月侯以書郵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諗余爲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惣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第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

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藏脩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 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嵩陽廬韋棘麓睢陽各有師徒錫之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兗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郡縣無不咸得立學焉此既為前代所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業願或有不逮周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容有全首

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隸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為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為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且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合之為教者獨何如哉利祿之誘格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潰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劘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求合於有司之程為規取利祿計耳自始童習以階成人

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豐饗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爲公爲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人者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以前知之矣嗚呼爲士者蓋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爲是役也則吾旣得聞命矣抑侯之爲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習之而患不著察耳詩云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願以是復

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瑳究之期有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言乎天下之曠至於陰陽變化遠而莫禦矣而卒歸於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威儀二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皆貫顯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雖關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也後世九流之士往往執一偏以求道得

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之士遊於其間者惟其誠明異致道器殊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爲蜀望郡郡即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有謂

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睿俊在服有一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誥朱陽丞郭仙舟投甄軼詩語涉道法區區丞椽之卑語言之未未害於治也詆之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於斯時也其好尚蓋如此承平旣久怠忽荒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着之地而仙人方士之說入矣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效好若是是宜天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先來言曰觀之地久

矣相其舊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積爲瓦礫之場其旁
之降者則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
雖僅存不廢而壘壞廢缺若此吾衣食其中常怛弗
寧乃填乃闕乃治乃削凹者以凸蔽者以翼則慮材
鳩庸前爲殿後爲殿陳太初真人世傳謂火解
于是州者今亦繪而祠之其事則眉山蘇文忠公嘗
識之矣子盍爲我述其結構營之始末以詔來世也余
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純體實踐焉非求乎
外飾以眩諸人也况土木之崇侈於余乎奚取雖然
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
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者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而

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其居者
則又有間矣誠能守淡泊去健羨滄神滌慮如雲其
庭宇脩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法師之
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道
士憮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授之是爲記

雅州振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鑿關之塞地多磽鹵嶺峭川激
民椎頓能勞苦而其爲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
平無遽則其閒曠之趣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
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字文侯紹芳爲是
州之明年邊塵不驚百廢且飭迺因餘力順民之情

爲樓於州之南侯既爲文以紀之又爲堂其下扁以
振文俾來諗子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
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
者矣而侯之爲是也寧以斯土也士習雖醇而馳騁
文藝以譁衆取寵者僅僅有之故思有以振作之與
抑侯之意殆不止此爲堂南鄉殿位爲離其爲文也
佔畢誦說云乎哉太極昆命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未
剛分焉盪推往來更迭雜揉日夜相代乎前無一息
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相麗也皇皇乎
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
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駢結

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
湯文武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爲起鳳鳥河圖之
嘆溥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卷卷乎是州之
人夷荒闢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既
少馳騫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繁華之娛則或者純固
專一知所用乃自茲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
豈無日改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躋而識人
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
感於斯言

昔慈馮君德從自巴西以書抵眉山曰昔在先正諫
議鮮于公暨我祖戶部公嘗相後先通守是邦風猷
藹然迄于今未墜越我罔聞知來承茲之碩瞻收居
懼弗克嗣以愧前修乃尤事踰月即治寺東偏闢宇
而並祠之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蓋為我叙所以作
昭示來者其嘗夷攷二公之行事而竊有感焉方熙
寧王氏用事竊經術之必以文管尚之實威令所屈
胥為怨容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忤而嗜
利亡耻者馮依為市茂惡怨正惟所欲為根孽蔓延
極于元豐夏季其禍猶未阻雖以神考之明睿時祭
其姦陰主善類而汙莫之勝也鮮于公為蔡河撥發

應詔言十六事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
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議所役緡錢與轉
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是公議因以風諸路
且罷瑜而以公代之然自是為用事者所嫉終神考
之世不復召用矣馮公奉詔鞠環慶獄一二執政至
謬風上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卒是忠宣而止
種古史籍之妄蓋自是大忤執政會史籍有異詞詔
韓晉卿鞠治執政因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仁事
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慊竟以
他事罷公歸審官踰年乃得調來倅是州嗚呼世謂
大臣喜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顯者峻

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公據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目之私雖一時宰臣如韓忠獻文忠列當文忠執政如呂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質肅吳文肅侍從以次如呂中丞滕章敏劉忠肅揚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深知其人力主其議者或召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寃逐則安石諸人也矧新法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石之請嘆憤於安上門之圖勸哭於求樂城之敗嘗嘗不曰吾將亟解而更張之也而將順靡聞蒙蔽相尚徒以強辯邪見力持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

之仁心仁聞卒之民不被澤而覆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知言垂芳竹帛可勝嘆夫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熙寧而為神考所知為宰執所愠則蓋有相似焉者矧鮮于公不過以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推直而觸大臣意其為力滋不易然是烏可以無述哉有來斯宇仰瞻儀刑尚友風烈即其行事斯反諸已而致思焉蓋不必曰人不足與適也位未可以有行也亦惟循吾職分自靖以獻于上焉顧馮往而不可以必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閱千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

人諫議諱侁字子駿閬中人戶部諱如晦字叔明普
慈人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王師北征不利虜乘勢嵌淮環漢擁秦闕
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披虜以叛士之仕於蜀者或舍
生以取義或濡跡以就事或逃難以避汙其事不必
皆同歸潔其身志於仁而已然而所陷溺者亦往往
有之惟某郡彭君挺然於曹燭之中唱之以官弗從
強之以事弗從繫之佛舍卒弗從也曦既就戮宣撫
使安公丙宣諭使吳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
朝曰守節不從幾及於禍曰嘗拒偽命忠節可嘉曰

守節抗叛誓死不渝前後若出一口人以爲榮君乃
以榜其居曰節齋庸多其事而自瀆以書抵眉屬余
爲記余謝之曰何哉子所謂節者且忠孝且子之分
也率吾性素其位謙於中而行之焉耳矣而子獨是
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詠也余將識諸卧興以自儆
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安焉者終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
也曾子固書顏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
可勉焉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
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頓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蓋
以爲不如是或能勉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

察所安之意也且不寧惟是在我 太祖時嘗議武
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十有三人所退黜二十有
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
緩於討賊李特措於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瑯厲也
倫輩有瑕類固不在所錄節之難於始終也蓋若
此矧欲學為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諸古人以
內反諸心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然而輟也毋不見知
焉而指也人所當為蓋不止是子懋敬之以圖厥終
則曰子之愛我也蓋即是為也乃書以授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孰時康教孚訟清圖惟寬
閒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滯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
分壤別港絕潢斷昔人又多為紅梁以窒之曾不能
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艇於圃之西為洞循洞之
西為亭榜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為高
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為傳館由館之北
湖光渺漭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
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為亭菱嶼直百坡亭

又東北為雪橋為游環勒梁乃濟又東為起文堂泓
涵演澗深廣繚繞於是環圍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
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樛參差蔽虧柔夷
華芳夾道綺靡周閣曾檻倒影參錯雙鶴乘鴈浮深
戲廣織鱗巨介頰首莘尾目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
不暇客曰子之為是於園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文
非罷極人力惡可以為有也然則子無已勸民爾乎
曰不吾未始有為也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閒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
成也非壟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余於是湖
也亦壟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奚

勸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
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
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
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滯幽滯焉耳斯其為政不已
多乎曰子之為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
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
乎曰有甚焉揚雄氏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
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
國似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
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為歌之願無忘子
之志也乃歌曰有瀾且盈兮誰揭誰厲采蒲與荷

今采藻淠淠言醜其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擎兮我
鼓我拽舒乎婉婉兮般乎齋齋商云許且樂兮莫之止
矣仰興我思兮此于湖底我之世世兮民之蹶蹶
非爾作兮維余于制終余永念兮是傲是戒毋臭厥
載兮庶其夷爾歌既闕主人飲客酒泯然息輟然笑
復使反之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為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為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舍以羸賓
旅余既畧加葺焉惟是汧公來眉者未有以舍也瀕
江有亭榜以共飲故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
之逆勞僅僅容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

來為州明年損少府用度撤而大之知縣事呂符文
靖之族也寔相是役冠樓于堂翼堂以室聯以步欄
高其閉闕繚以周垣蓋經始于秋七月 沆其冬

之十月

於是賓至之不時得此託處則賓徒有

適井園有次脫然如歸或以謂余曰客必致館是謂
友紀故昔人以隸垣規晉以司里規陳今余亦將以
是規子之政之修也曰喜而惡知余之始拓為不若
是也余將左右宣畝樹之臺觀屏別留翳藝之卉木
使高明平夷倦客有以息斯游斯節宣勞佚也而後
薄民壤旁危叢祠翠木有以天厭余志也而以是規
政也祗其所以隘我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

眉州新修墓頤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墓頤津者唐拾遺孟公昭圖以直道不容爲田令牧所沈處也先是開元中益州刺史張仇公兼瓊爲堰於吾州者二由新津縣之西曰通津由墓頤山之西曰永濟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國朝天聖末使民輸歲修之緡畝筭餘錢五十元豐遂增至百四十有二米爲外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揚公輔易爲官修有所謂王景堰北牙與田祖田迪諸堰故壘石爲堤至是以竹落易之衡廣一百二十丈有奇視昔用度蓋已十損其二而比歲東流益悍春靡之

家又壑之以浚其流磯之以怒其勢故其下俗所謂蘆花筒者日見漱齧筒下之田疏惡不支迨嘉定五年水又汾至射王景堰僅餘尋丈幸未决使則堰高江庫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畝之種將不得下明年余來爲守訪問民疾苦多以是爲言欲爲改作則築事已動先是畝筭不下八十錢以給于庸會廣漢張麟之來丞眉山增科三十有八且爲教於民約一年勿復歛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二凡得錢三百萬於是畚武陽之石以爲隄下印竿之竹以爲槌使植根旣固雖有漲潦不能侵噬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不是所謂

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來
其爲派二東流直暮順則病堰西流薄州漑則病城
是雖三尺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
流日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音勒考工石叩笮之林
可禿而筭畝增繇抗民之精將自是日極矣今爲教
曰盡一年勿復斂丞能自信矣乎曰然則徙東流而
西之其庶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免於堰患而西
爲城憂是以利易害而弗可爲也曰奈何曰移東而
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截江爲捷以捍東流
而灑渠於東西之兩間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
乎丞瞿然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曰因其故

而歲爲之防可截江爲之以徵幸萬一不可曰何由
知其不可也曰聞齊人延年言於漢武欲開大河上
領帝謂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
以爲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堰
也昔人之經啓於斯爲不少矣而顧未有及此者子
之知也誠足以蓋出古人乎哉吾恐灑渠之利未即
見筭畝之縉未可罷而截江爲捷歲一勦民是以百
仞之隄爲阱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
能卒子之志歲一罷修則令之消功殫賄以爲之者
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抑余聞漢人之習於
灌漑者曰張戎嘗言水性就下疾則自刮除成空而

稍深全灑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刮除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堰者皆將爲中道之歸歲不過捐錢百萬以爲截江之防而王景堰之役可漸省以至於不必復事矣與其歲捐三倍之費以抹其末而爲害未有旣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誣也今惟其是孰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邪况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捐不過異時所以待遇僉客者今少府損節之以復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刑獄常平使者灑州楊公子謨議未決會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捐錢七十萬俾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之命丞受役馮曾計

金穀兵馬都監吳 戒事期程護工作水工以時物土賦文庸丁以時架筠捷石起冬十月沆明年春三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而爲之渠成而前以爲非是者往往自異其說謬見稱述余復謂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爲非乎水爲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爲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爲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鄉子雲流風

所漸儒學日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羣山之麓地阻且右士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騫之觀蕩心怵目故其用力益以穎固篤學好修禮賢樂善若恐弗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為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脩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傳會假託竄移編綴苟以譁眾取寵者乎為堂南鄉厥位為离五岳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

子姑聽之且動靜互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為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天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侯振

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蹈人文之正動爲世道言爲世則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序淺深之聞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云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迂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厲使爲士者以勤學好問爲事以孝弟謹信爲本積日累月自源徂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天子之所以可聞不

可聞者果爲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粲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迨其涵泳從容之久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卽是爲記將與多士懋敬無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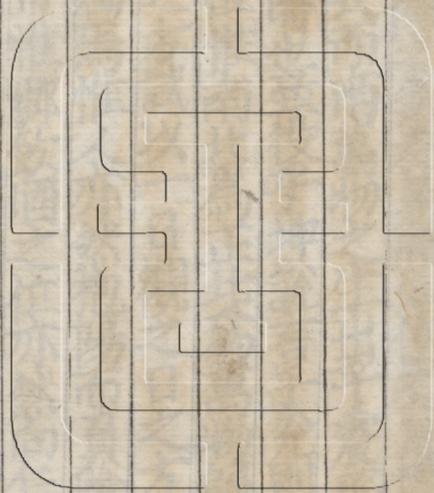
長寧軍資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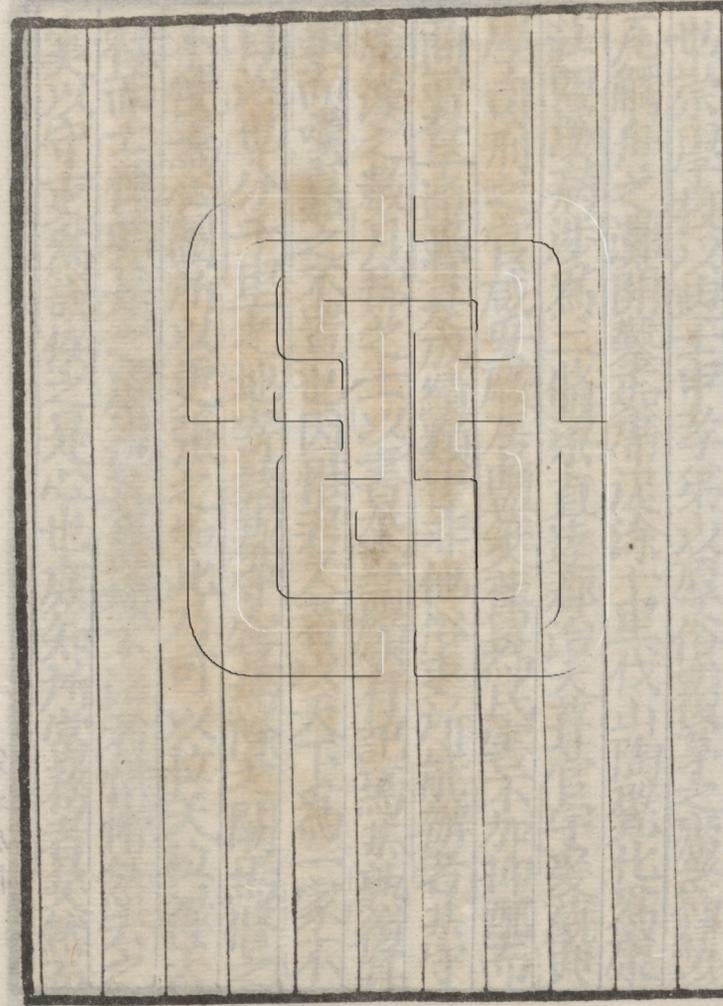
長寧之爲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內郡德至廣也三澤旣浹士習用勸風氣開達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瀘鄉之士弗便也紹興十四年

始以士之請寓試于郡之龍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
寓貢額二名合舊為三越十四年而單演之始登進
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間出接武科級就試
者因以倍於曩日僧舍湫隘既不足以容校士其間
者亦病於弗葺嘉定三年夏四月陵陽虞叔平父方
簡來守是邦蒞事之逾月士以為請侯瞿然曰是登
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是盍更諸爽塏者迺陟南岡
顧見西門之左稼澤且數十丈距郡三百步而近城
王諸峰秀出半左中為寶山屹起百仞侯曰是殆可
矣明日令寮吏與學之左右生觀焉不謀同辭考諸
龜亦惟丙食遂益市附近地捐錢二十萬經始其役

或曰地勢卑淤卑蠶番鋪之事得無消功殫賄奈何
鄉之士進曰此地發祥効靈寔昉於侯請勿以煩官
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屬役賦文為臺門三
為騰錄巡防之位二前為重閣周以步廡中為公堂
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四在堂後又為虛
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為大門通
守楊君師信校官文君東寅為廬館以繼之郡士以
次各守事期起及十月己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
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
奇役成而不愆于素侯乾道宰相雍公之孫也識濟
開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猷是程蓋不寧惟是役

也崇學校以迪士申孝弟以厚俗覆茅之虛爲縹緲
尾觸舟之灘開鑿如席泥涂十里伐山陶甃化爲康
莊四溪病涉爲二脩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宇爰旣典
學司刑之官咸安厥居鹽筴舊爲民害不加抑配而
商賈阜通壘是成績類皆非他俗吏所能辦者某守
廣漢之數月郡之士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孰復其
事而嘆嘉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不
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闕焉修之
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乃可以位天位祿天
祿而士愧弗是之思視其蠱壞不治者懵懵然去之
奚以守吏爲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矣然而





氣運鬱為此邦恨計彼故老稽諸龜獸即南離之方
 而築樓其上以發舒文明之氣樓成而屬余為記余
 嘗觀陰陽之氣於易而知候之意固有在也天地之
 氣運自北而南萬物之生出乎震巽異則方向乎
 茂盛之時也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則斂華而就實矣
 揆諸定位惟南北為正北為萬物歸藏之所南為萬
 物相見之方試以十日觀之日之方中天地之間無
 纖微弗燭焉惟人亦然抱陽而負陰惟都邑亦然面
 朝而後市惟鄉飲酒之位亦然向仁而借藏候之意
 其將使域乎此土者悉惟文明中正之趨而無湫底
 偏闇之患乎春秋之於土功必謹所與魯隱之作南

門必書僖之作則譏之今何以書豈所謂作事有法
得其時制者乎然則士將何以塔斯施也人之一心
虛明中正萬化由是出焉故其象為離人惟不知所
以自明則悵悵然冥行以終其身誠能居中得正者
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其文明之美將以粲然而不可掩者樓之
作侯所以望於士者寧木在茲乎侯故丞相雍忠肅
公之孫名夷簡字幼仁

廣安軍和漢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恭惟 國家承百王之敝寓縣紛裂藩臣恣睢
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

基 太宗高祖前訓卒其伐功函生閭閻夷狄順軌
真仁休養 英廟享承至子熙豐物衆地大而假儒
為姦者乃始變亂典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
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戎索弗戒乃底于亂
高皇南狩駿惠先列弘濟大難阜陵繼之勵精圖治
志清全疆大勳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肆開 皇上
克念厥紹始初清明率籲羣獻將有志於慶曆元
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
中竊弄威柄矣且曠乳臭子且依馮世其出入內閣
侂胄既倚為腹心昇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曠之為
謀則蓋不在是也武興則曠之窟穴也玳璘拱挺再

世爲將忘刻少恩士鮮爲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具
氏故曦密結侂胄願將西師旣遂所圖則輕蔑王室
之心由是日甚密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虜
乘時爲姦士大夫繇學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旦利
欲所熾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使命還自虜廷
者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
響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
時之躡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爲
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某蒙恩召試玉堂嘗勇
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將出 朝廷尚欲託之公
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官條具可

否來上爰旣管軍咸得譚聞中外各以已見條
奏獨曦不奉詔而移書侂胄曰今戒嚴有日忽出
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收粟進退遲速願明降處
分彼旣不論可否而反持短長以肆欺侮侂胄得書
用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爲所請寄恬不知察不知
識者固已覘其無君之心迨郭倪李奕攻壽泗皇甫
斌攻唐鄧雖皆覆軍立將而還然尚可護者曰庸而
曦悠悠不前不惟蓄溫裕之志蓋又出於石晉劉齊
之陋策元帥旣遁王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
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死弗悔固足
以明人目之義而繫身者當徃弗顧全軀者依違其

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七虜蹂我淮甸繞我
襄安以來蕩搖我江漢顧瞻四方威威靡暨而六
州生聚遠隔正北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割
於賊者視其汗鱗衣冠割截輿地駸駸然朝異而
不同不過撫解大息焉耳矣今資政殿大學士安公
奮由儒生獨能周全其閒濡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
矯詔誅賊以開衆勢盡復四州虜聞之以爲從天而
下也相與膽落神沮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
心方及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及羣臣計事咸謂無
出公右乃爲札書賜公勉以圖曠報國書未至而捷
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學士中大

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視
執政亡何曠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符之儀納于
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荷與盛哉蜀人於公飲
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
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
鄉之士曰陳震孫等德公之知乃肖厥象而走廣漢
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殊
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被之樂石者何可
勝數尚安以余言爲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爲
之喟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
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所不容不爾邪

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於彼必有息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極敝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烏可強而致然邪賊曠之變公雖以天下爲己任始焉自悔而入主與羣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善詔下頒露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望乎道地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顏真卿元宗猶謂我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真卿

固嘗有位於朝矣而元宗不識之安公方守偏都已爲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作也今虜運旣衰羣醜相噬掃清舊菴茲維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倚成厥功則鏗鑄炳輝溢人耳目其將有大于此者矣某雖不令請廣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缺文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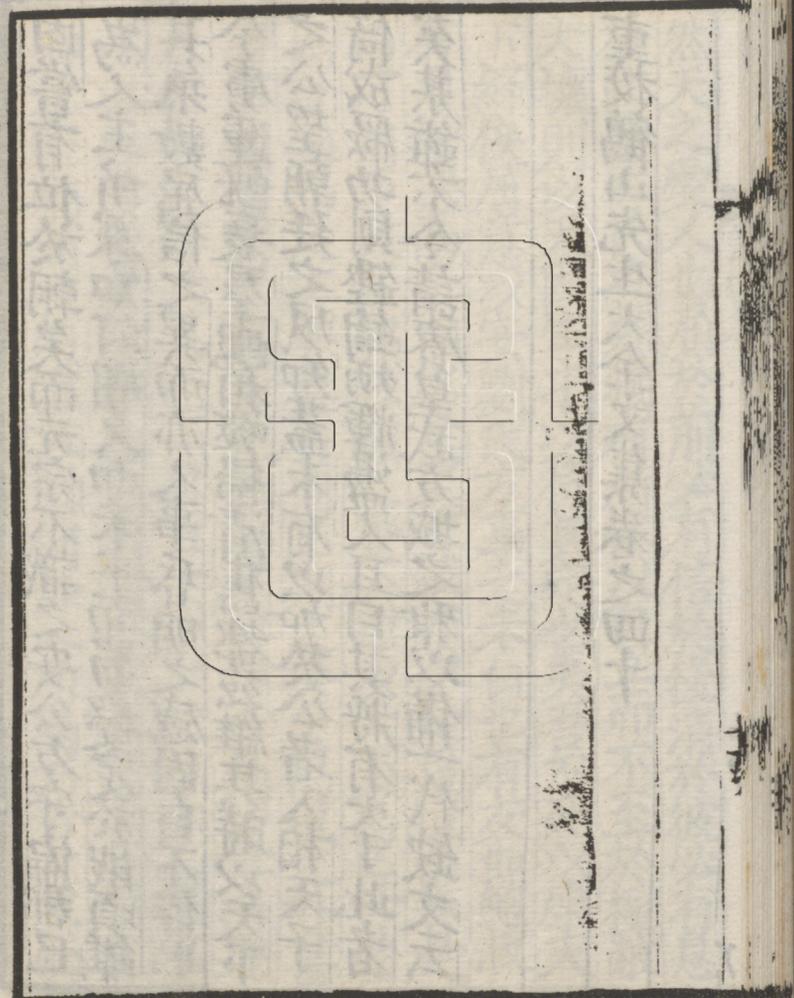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邑西郡太守邦人史侯某之作也
 侯之孫宓崇曰神之本初莫祀武康捍患禦菑功施
 于時于祭周禮地官族師祭崇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牘有
 內史之命郡有乘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
 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歌時惟工祝傳
 詞致告賚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莅
 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癘疫之不時也有祈焉
 有報焉罔有遐邇故于武康于我眉于龍于萬于階



于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興昉于
淳熙之 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
緣起與神之有績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某記之某
循其顛末則爲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
不作正涂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
怵於竒袤音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
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
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
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
而噓吸之屈信視聽之往來浩乎溥哉妙萬物而無
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使人承祀而致

生之洋洋乎如在其上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此豈有
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
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美報
者有功利焉民瞻仰焉取財用焉春秋奉嘗所不敢
後固也然而忘竈門行之祀坊庸表畷之蜡禡侯祖
伯之祭馬蚕猫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也是仁
之至義之盡也而况乎抑侯之爲是祠也繇繇然
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也其可謂先民而致力於神
矣夫記曰鄉之然後能饗焉來庶或鄉之當有饗
斯言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網緼磅礴而降材焉何其甚貴也罔然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莠音敷華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平兩間必知所其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緒啓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蕃庶物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為貴且靈是則不翅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受有精爽登于明堂發于大炁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牲用幣春秋以時列于學宮奠于有司從于先聖先師庶幾為國之故者

猶足以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去爾析珪儋爵睚眦閃爍式冉切暫視兒以誦庸人孺子之聽者之為也自漢以來武陽為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絕

書至于我國家掃清氛祲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為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諫聞米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介劉公忠愍孫公內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揚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孫公司業劉公或以

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庸于時儀法
在後生榮死哀蓋列諸學官莫于有司咸謂無愧者
學故有祠析為二三判渙蕪離昭事靡肅亦有名績
顯著而象設俄空其至郡以令誦學顧視惕然訂諸
耆艾萃為一祠訪諸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
授趙某防禦判官楊某為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
從長眎衡損尋之一塗堅竣役績素精能迺命執事
載稽國史繇田公而下列圖于堂者二十有六人序
攷其世服眎其秩經始于 月 日告成于 月
日躬率僚吏諸生而舍采焉曰是役也不可以
無述則為之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處無所逾於

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有若亡此士之所當
發憤忘食盡心力而求之者而聲名之有無利祿之
得喪固不當以一髮溲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
六人者之得外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貴云乎哉
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天下之清議二三子
誦其詩讀其書夷攷其行事及而求之可也詩云誠
不以富亦祗以異歟曰然請錄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宇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度業修迺
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尚德之意
樓故金龜亭綠陂翠嶽橫陳夾翼而亭宅于虹橋之

左有樓其上實據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挾隘雖聚足拾級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甚者爲庸保滌器之地余昔守郡嘗欲更之未皇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爲詩以遺余曰作新此地誠爲傑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茲矣弭難恤隱固未弗圖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去忘之以歲之不時民生之不易也旣以少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教于舊廩之陰以贏之名郡儲倉實鞏實綏緩急是賴又捐錢五千萬有奇爲民代輸布縷之征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昔者嘗以屬子黨忘之乎某瞿然曰惡是焉可以無記也自郡縣以來守

襄陽者多矣而羊叔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其愛叔子矣是惡可強也自唐長壽以沅中和廣漢刺史之真除者凡八十有三人其粗知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及公爾而三人之譽已不迨公雖於釣游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于今惟曰房公而不及它人噫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疏畧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適是湖者興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攷殆亦不可勝數蓋嘗更攷其事而未有所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

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
故邪抑進明之譖啓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鎮節
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禱祿山之氣也然既
為之前必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
分封三王琦瑒未出閭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
淮叛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
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
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宿德重望歸公
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郡李華之詞至謂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
事乃不行既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

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
紀綱已失公實康救忘餐奮發每挫直詞空聞泣血
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為己任
而孤立寡與動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
難者矣雖卒於亂成晚益落落而脩名令節人期於
未用信於既因勤王于蜀而蜀守以安作劄于岐而
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昏
於好惡名實蔽於毀譽尚背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
公然哉迨夫歲月浩闊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
獨隱然與所寓俱存者斯其人之賢不問可知也公
嘗守表為需宴亭更刺史數十至王涯增飾棟宇而

州人大悅公爲是州有舊竹亭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微交與嘗是春春者果何爲哉李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哲安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字信臣嘗爲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旣又三辭

聘召遂得遷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顛則脩竹綠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焉則荆棘之所於也有烽燧故基相傳爲李唐時西南夷數大入是爲望敵之所蓋居一縣之最高峯故縣人亦罕至其地一日與家人窮隣頗愛面前隈支一峯欲即之而不得則除前其荆棘蒙犯虺蜴聚足而上則其地平袤衡廣二百尺縱數里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闕而地藏者隈支中峯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欲遂下至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心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卽之預賓貢者比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

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于有司士自首選而
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竟傳為美談了翁曰
是不過務記覽為文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
記覽文詞云乎哉則又取友于四方與之共學負笈
而至者襁屬不絕乃增廣前後各為一堂二內廊廡
門墉以次畢具旁為小室曰立齋永嘉葉公為之銘
介二堂曰書舫舫之左右為南北窓堂之後為闈家
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于公私
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取六經閣
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為之記閣之下又為
一堂二內堂曰事心取邵子語閣之陰闈小圃鑿池

築室藝卉木為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
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為亭其上於以仰觀日星風露
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有以盪開靈襟助發
神觀者自惟窮鄉晚進學未能信而存叨煩使輕涉
世紛將敗績厥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
退而聚友於斯藏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
隨事省察萬有一不隊厥初以為朋友羞尚不虛築
室貯書之意也

漢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為東川僉書判官考其廨之綠筠
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解本廉訪使所治堂之由

來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軫復之再圮於乾道間
李君枋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
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再
易也皆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其爲我書之余曰吁
異哉童子寺之竹久存以衛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
以萊公重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
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曰筠則有
以也竹其體也筠其發見於外者也故記曰禮之在
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
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端本
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命之正何

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皆其端本之所發見
也其在人焉獨非受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瞬
存息養無所襲奪則生色晬然見面盎背施諸四體
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慊於心而
餒消且餒矣况望其形於外者之澤乎衛武公之始
年傳誣其賂士奪國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
觀其自爲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遷善者
也至其切磋以講學琢磨以自脩則又非昔之武公
者矣瑟澗赫咄其德容表裏之盛已宣著而不可掩
及盛德至善昭明較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諉者
焉詩人無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

猗猗旣以興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其生色之
晬又以如篔簹而稱其發見之盛嗚呼是所謂竹之有
筠者與非無本而能然也及年益老德益邵自信益
篤則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温温恭人維
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而其用力
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其興之詩互為發明然
則學其可以已乎成之之屬託於余也豈徒使之識
堂之廢興竹之盛衰例為騷工墨客嫵媚檀藥之語
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詩禮之
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自警焉耳成之息
游於綠筠之下也黨有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玉臺極堂柱識

東川漕解之東故即城為榭名以玉臺城址臺荒有
亭蔽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某由祥刑攝漕治潼
明年春坏城葺臺暨秋為真徙治遂首撤亭更為堂
東嚮距臺之西舊址加闢會以周顯氏請易名報
可迺取太極圖易通與朱熹氏義勒寔堂壁名極堂
將俟考功奉常議下嗣刻焉又明年秋臺以雨壞其
冬更築屋仍為臺其前以無廢舊名徙道城址堂容
三仞崇糊半袤加容三之一縹以周廡廣視容三糊
二臺之容宗視堂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六十萬計
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榜以秦篆是為識

參議胡君

祠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抵余于武信曰昔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汜淳熙之初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如越茲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為我記諸了翁州人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三為教官惟果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事皆以身履自擊鼓稗成編亡慮數萬言最後在瓊潭為介印為貳太寧為守利東帥司為議懷蓋今之所謂四蜀者輟跡殆遍焉自臨遣至歸觀賜對者凡再如建擇諸邊守漕復黎雅土丁口田發義倉蠲鹽課率見納用大抵更

事久而閱理多故能動中事會非若單見謗聞之人孤陋於一隅者其墓道之碑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戚戚意行湖海萬里欵裳徑遊初不作難嗚呼為男子者不當若是邪前輩踐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者如自洛而潭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衡自梓而屏自華而歸自魏而岳自濮而鄂動踰數千里不以為遠也 仁廟用人亦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迨其績望章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然後召實省府故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媿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縵急須才則隨取隨有不愆

千素自熙寧大臣始用貧淺新進之人今以發謏激
佞而因循既久遂廢祖宗入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
見樂近憚遠便文自私往往終其身而仕不出數百
里之地者坎蛙壑蟻沉于今而尤甚亦豈無不出戶
庭而若合符節者然自非豪傑之士鮮能焉因台符
之請之勤乃具以所見聞復之俾併刻于牲石黨有
以識世變之降續文獻之墜云

石源計義甫

川上樓說

安仁計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郭方叔榜以川上而屬
了翁書之或謂義甫曰子知川上之義乎人非山立
俯仰而過臨川興懷慨然此江熙之言也川流不

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興此孫綽之言也今
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為是昔日嘆老之語也何居義
甫以告了翁曰嘻聖人之嘆果若是之卑卑邪歷千
有餘年而經生學士漫不省此為何事以熙綽也而
猶不免是可嘆矣夫今天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
之機盪摩屈信為春秋冬夏升降上下為日月星辰
感遇結聚為風雨霜露接人之耳目切人之肌膚所
以告曉於人亦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
見至近而易知則宜莫如水蓋一者有生之最先而
水根焉陽實在中而為物不貳斯能行尚往功以無
一息之間故聖人於此又慨然有感於逝者如斯之

義其所以發明天德之健聖心之純亦無復斯蘊矣
徐子謂仲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竊意聖
人以此義最大又嘗不一言之而門人僅載其一焉
家語荀卿載德諸書記孔子子貢答問之語亦謂君
子見水必觀使其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
體之運因無所發也則胡爲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
惟孟子獨能推明此義爲源泉觀水之說而秦漢而
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爲天道
之園似不爲無見者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
爲詩則曰川上之嘆逝前脩以目勗蓋詞人之近理
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亦熙綽

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
說則已卓出諸儒之上然傳曾論也乃猶以死生晝
夜爲說則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爲何說此非晚學
之所能諭焉惟二程先生以後乃始一洗而空之其
說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又曰此道
體也天運而巳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嗚呼自
是說之行也天下學士始知死生晝夜之說爲知形
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皆孔孟氏
所以示人之切近者人惟由於動中爲大化密移而
莫之覺有能於此觀象得意而有蘊焉焉瞬存息養
毫積累推隱微之不欺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

豐豐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引而至於與天地相似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儻義甫以爲然則試爲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誌同志相與共學焉

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沈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爲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右本尚存自僞蜀毀于災乃迂魚鯽其居爲佛氏所廬今所謂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降衷常遊河洛識 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

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籬之副與官本市書細載而歸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魚鯽之有樓則昉乎此又嘗除孰爲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爲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儻儻不忤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爲識其寤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于災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懼忝厥世乃更諸奕塏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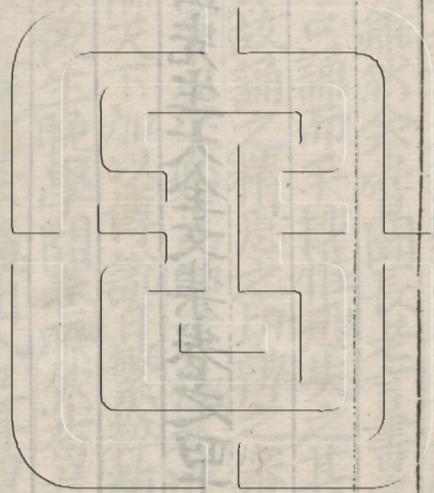
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謁請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塵勩公盍為我書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于火或覆于砥柱唐太元文昭之盛或毀于盜或散于迂徙本朝之初如江元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之為戒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吳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它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

書李文正所藏亦為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可敵中祕之藏而元符中蕩為煙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讎是正視諸家為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尹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矧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今其又以上書言天下事嘗詔免舉徑試南宮其之子午之亦與鄉舉今任為

雖一名一級未足爲人物輕重而世其詩
書以不墜基苗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
以無紀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
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
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
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
之鋟梓徧天下加以傳說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
彪列甲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
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
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爲何事而學之於人
果爲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雖充厨牝几於我何加

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旣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說爲
書樓記碑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一

記

成都府朝真觀記

出成都之城西之北修垣而環除邃宇而周閣沈沈翼翼竟攬兼術者朝真觀也其中為玉虛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仙祠雲臺茶寮與方丈室湛然之堂也列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葛女之祠與凡而庖庫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為諸葛忠武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天寶五年章公始更為觀奏名乘煙乘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平輦舉也觀嘗廢於慶曆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

後易乘煙爲朝真廟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爲屋
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延楨也帶高墀下延
袤而崇飾之則溥興末張居興與今知觀宋祖良也
祖良以其事屬余爲記余嘗致侯之故宅蓋在隆中
然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煙之事典記所佚未
有以復于祖良也而客謂余曰書之庸何傷周人思
召公而愛其棠晉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今無乃非蜀
人之愛侯也而以卽家爲社爲未足又以貶諸其後
人與侯之始卒也肖像立祠所在而是旣制於禮秩
之不可則相與私祭於道陌間習隆向充之言至謂

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交譽是美譽者
果何爲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也蜀人思
侯不置每見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也必轉相傳
告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爲也是以美名溢譽有過其
實陳史於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
然愛侯及其子亦以覘人心之秉彙好德終有不
可殄滅者乘煙之事當若是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
散消息陰陽鬼神之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
盡力義不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感南人而走
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疎鍾會而感韓弘矧炯然此
心扶植世教將不亘于載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孫

尚不愛一死從容蹈義其凜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為
無窮彼所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
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為仙不已多矣自侯之
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尚亦殞昔者教忠之訓則
有死而無二也然則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
又非以潔身避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如屈子遠
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識
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可晦不明也神以神
怪也其無發於斯言矣乎是為記

史守文孟傳篤齋說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屬余書之且曰併為我言

其義余因記王文公嘗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
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至
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哂之然
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具特策馬之云稍若傳
會耳大畜所謂篤實專指良體而書詩記語所稱如
篤慶篤祐篤親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恭篤敬篤
信篤行篤忠正篤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沈晦之意
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六章以
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字終篇蓋公劉自易
其田疇實其儲峙定其室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
氣凡皆純體力踐以底于成無跬步非實也中庸自

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未章反復吟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皆力學為己以臻其極無毫髮弗盡也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願求之於切問近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洒掃進退為可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為易能也毋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為不難知也書晉爰習日積旬累如公劉所以用力於國家中庸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跬步弗實無毫髮弗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為空言乎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內乾剛健也外艮篤實也健而實其為日新孰禦焉史君勉諸

江原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語其徒曰吾儕小人羣居族食無益縣官人逆氣若此又不能剗刃賊腹膏首原野蓋姑杜門以需宸定乃相與校藏書見其書有為九層之臺可以為民禳沴祝釐者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雲層臺列天地日月星辰黃瀆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盜平遣其弟子太古以書抵余曰是將為四民逆兩聲卓弭兵順年之地也夫子盍為我記諸余熟復其事作而言曰帝王盛時其交鬼神也有道自顯至愛威命重黎絕地天通俾之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所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者為慮蓋甚遠迨周治日又

明政嘉義罔不釐舉雖以文史星曆卜筮之職而領
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佐者
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
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曠允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
詞有事而禳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
鄉遂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鄙平祭地
族師祭祭師之而泣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於鄴族平酬
之而泣之以師長至於恍惚交神塞明則置象類也
表亂位也別次主也辨名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
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
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其才知足以

比義其聰明足以照徹不誦不誣而為神所依此帝
王所以為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
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不斷如帶有倏獲禱
祠之事則方杜弗舉而詎非其鬼也雖經生學士往
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休利害之私以佛典
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也况泯泯焚焚之民無
所於訓日憑禮而耳淫樂理義之不務則委諸茫昧
眩於奇誕皆其所爾余嘗粗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
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
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死生勞佚仁
鄙壽夭民自為之風旱霜雹順年戕兵民自祠焉為

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祭醜之遺，乃若僅見於斯，不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爲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心，不蕩於末習矣乎？方欲與之精講而助正之，庶乎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嘗墜言焉。今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爲周閣家洞以館天神，夫亦以爲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謂此爲吏者弗及知者也。雖然，吾旣爲爾師言之矣，而聞之乎？漢儒有言：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吾儕，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飭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予其以余言爲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一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勢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音守夜鼓也周禮軍旅夜鼓警之警，有壘櫓之守，不

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過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少長從任郡國閭閻所謂城則凸不滿數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賈牧之所批撻大豕之所躡蹂曰此城也問所謂卒則廝役於君吏占留於寓公春秋大閱暫聚而旋散之稱媼則用初也則避免走趨則端汗扛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諸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天難用平即罷鎮戍迨平并汾闢越則已今江淮諸郡毀城墜收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年耳盜

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漢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除陽諸郡至以白直守郭汴浙荆淮湖廣諸道富鄭公謂處處無軍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鋤耰白挺便可蓋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咸豐康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負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連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有餘財民有餘粟而廩廩若此矧熙寧而降籠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矣政宣之末內訌外搆炎興之初大奔

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為此懼嘗以告于君父諡
于有位前後凡縷縷于言卒未能有行焉一日蜀關
撫御失宜利東潰兵敢開亂畧既判王人批果閬
遂普遠進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聳
所屆驚奔相屬封疆之巨鮮不荷檐而立者簡守
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日而閬變會顯
閬直學士劉公以王隆之祿家居與侯約各率其
効死勿敢去侯益以自厲迺阻江為守料材壯明
稽峙芻糧敕甲兵戒梓筏具蘭石杜獲拜察相翔謹
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緡以佐用度侯又為請于部
使者范侯仲武益金穀調黎雅牌丁以為援威聲益

振賊氣以奪侯復念大兵之駐于鄰培著饑道不繼
則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小乃不敢以異
路辭而共其資糧屏備虛其酒醴餼饗又從而開誘
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伐賊謀者行李之問無日不
至故俾在師者咸得以盡銳敵愾無復疑顧訖成厥
功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無一蟻
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卜郡城之南與劉
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
見思城南蓋他日賊所奏之道亦不忘德也輿董奮
築之工民不取庸爭為歌謠而勸趨之誠懼太守之
矧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之果使人避焉則

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爲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
所善也盍爲我識之余方嘆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燹
城壞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則域民
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
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批難解紛而
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
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賢以不失其剛中有孚
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爲守脫併是焉亡之
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
于州之人而併識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爲學以
義理爲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郡守黨

謀蜀相時虜勢鷓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詢懼自請
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爲已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
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公茶馬使者鄒
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
之分故遇所當爲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
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
外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一室口誦心惟人
亦莫知其爲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爲忠肅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
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

余以其言為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空薄鄰邑効死弗敢去以為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齊因惟道夫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為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聞為大故僕為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為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為揚榘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

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恠以是為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為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

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的子其為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擧春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為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

張少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為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攷荆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為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及及見學者多傳寫二程先生語錄特為其說者未能無糾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為慶元學禁所休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偽學也自是以來往往

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蹟諸天地
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
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
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已期不失其本心焉
耳矣其偽虞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
某方爲四先生請易早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
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
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叙州蠲役記

臨邛黃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論其同郡魏子
翁曰中所領州近薄諸國生夷遠控兩江蠻鄙地隴

隘夷賦且半歲入爲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
苦多瘠而調度科繇眎於他郡設不幸有疆場之警
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困立見乾道間
帥臣晁某建請得具常賦它役無所與歲爲緡若干
詔下如章而吏格不行申某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
西南大諸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道詔書
公嘗以邊用不給遣吏調丁括帑金既又捨之不盡
責民罔不懽呼請于州曰昔公蕩平瀘戎我不復反
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盍併是書之
以詔罔極侈以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
子也爲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士用有以

行舍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中秉
尋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
夫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
於利奪於勢相於君其侯填樹其州乃能講數十年
久墜之政控于大諸侯併力役之征而施舍之養有
戚戚於其心而不能自己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
微少保安公則孰為聽之世道日狹福衷護前自敵
已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既崇權任亦劇則鮮不
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有然有告必聽有聞
必行蓋不獨於寂然也方其再命來宣適承公私庶
察之餘帑帛僅數千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繇忠

誠者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加賦於民
斯亦難矣迺所謂收隱戶括羨田征幸民蠲累律凡
皆不得已而為之使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人之邑
可使無怨其如倚勢以豐己失公之本心何方公心
未孚民德胥感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矚知之速返
前令曾無留難既傳檄州縣風曉百姓猶以未得懲
也逮汙吏以警餘匪設訟鉅以顛眾感然後上自薦
紳大夫士上至於寡孤獨之民始知為是紛紛非公
之本心也既相與抗于交慶而其有識之士又曰吾
儕小人連歲被兵不皇盍處今年春虜犬入江淮公
舒蘄黃之間芬為盜區雖隨即殄殲而死傷橫道公

自旬宣以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塵之弊言力所得
勉寧敢有愛況公敏不及農其不得已而筭及游未
也亦適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昭明其食其更羹
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虛心無我疇克爾邪嗚呼澤山
而爲咸山萬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通
地天而爲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降則卑
者上齊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夫莫不然也
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大責重則
心愈畏年高德邵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
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
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爲深切曰余誓言

汝羣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其
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
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
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羣
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閱變旣
久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少保則穉識英語見義勇爲
聞過速已無所吝滯况前後在鎮內救外寧非若穆
公有所懲創而後耳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黃侯
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輟千里而
樂告焉罔俾畢衛美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

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爲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劍則自劍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內郡實邊也而莫爲之限蔽頽墮壞墜若有若無三尺之童牧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余人然邊戍未撤則是屯也日聞烏烏之聲烏烏弗聲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按圖牒則自淳化五年廷平石侯某嘗築斯

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爲國若此其不耦事涉變者特幸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而築之凡而警用則厲之通守唐君祖獻昉于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袤一千三百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奇曾幾何而成績章章若此侯且以爲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六千二百萬又以滿成請于朝俾唐君覈其役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爲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爲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

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疆幹弱支之弊至於郡國空虛城池弗葺以熙豐罔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猘炎興之初大奔小降則支弱之害著矣極於比歲賊曩盈尺之帑足以驚奔列雉張莫千人之聚足以披靡羣辟虜闖梁洋如履平地虜闖江淮如外虛邑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聞程侯之為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於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隱以金椎蒙以石壁巋乎如峭巘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關陝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

人如侯之約已奉公帑廩之美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為守之古者哲夫以為城今也先幾燭患則嫌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者衆心以為城今也更倚法為市民與吏為讎平居既不相孚緩急無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為城今曰是非所急也貨利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為其所得為者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外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為然則試為識

諸城陰以冀覽者之一動心焉斯其為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邁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繇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保西果州生祠記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為天下用非有事變迫怵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械撲囁吾松高蒸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運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飛將起罕并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再肇迫蹙藥師出范陽煽兇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見伐務屢劬西平顯河東冠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涉變也廣厄

霸陵充國授以老棄李顏裴鄭諸人將沒身不見矣蜀自賊曠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每若此然尚有可諉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虜闖於外賊訐於內蜀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為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文閣擢果之州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屆揚名追襲賊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賊為己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勦通寇靡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壻王君某代之稱彝鉏強拊柔其民而加煥休焉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

民使公與其子若壻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平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滅賊還報適在是州州人感不忘度城之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壻並祠焉介郡人游君景仁侶校官蘇君和甫在鎔及南充令牟君震以謁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犁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為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為用舍以事變之緩急為濬速耳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北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汾陽不少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為檢壬所忌非人主終

信不疑則唐祚岌岌矣然是時非特汾陽出於時用也七子八壻皆居貴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為將相大官而知名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為再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為社稷計而又為生其子若壻與從游之賓客以助成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忠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為謬而以善處善保為難不以忠信之厚為足而以謀謨之助為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德令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子文翁壻使

其相須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莫府賓客皆能李
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則豈但如歐公所謂
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章一門之
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
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